

遜

學

齋

文

鈔

遜學齋文續鈔目錄

卷一

梅雪堂詩序

十家語錄摘要序

書林亨甫望山詩續後

東甌金石志序

甌海軼聞甲集序

同年朱芷汀學博文集序

又書芷汀文後

書王定甫集後

重刻本草綱目序

記永嘉佚書

書表弟項君瓚癸辛詞後

遜學齋文續鈔目錄

卷二

書吳積中妻許氏墳誌後

平陽湯大令駢文書後

又書湯大令文卷後

書合肥張夫人傳後

書小默僧詩卷

彭岱霖詩序

書王德膚易簡方論後

跋任太常道遜梅花橫幀

書韓湘巖觀察行楷卷後

書秦澹如詩文集後

周仲梅詩序

遜學齋文續鈔目錄

卷三

君子居記

黃巖新建二徐先生祠堂碑

鎮海防夷圖記

重修宋儒陳先生墓記

詒善放生池記

回鶻山重建揖峯亭記

青田縣復養士田租記

改建育嬰堂記

玉海樓藏書記

玉海樓旁新作小齋記

重修帆遊橋堤記

項氏二先生墓表

遜學齋文續鈔目錄

卷四

秦澹如墓誌銘

孺人李氏墓誌銘

安徽候補直隸州知州褚君墓誌銘

封朝議大夫葉君墓誌銘

候選訓導洪君墓誌銘

節婦徐孺人傳

閻孝女傳

遜學齋文續鈔目錄

卷五

中憲大夫江蘇候補道萬君墓表

江蘇候補知縣卹贈騎都尉閻君墓表

候選訓導倪君墓表

陳少文茂才硯銘

楚航齋銘

程宰送行序

張又堂六十壽序

葉戶部母胡恭人八十壽序

曾秋眉六十壽序

遜學齋文續鈔卷一

瑞安孫衣言劄記

序跋

梅雪堂詩序

予年十八九始從我師秋槎先生游卽以詩質先生先生以爲能爲之序俾別錄一冊留先生所予甫鄉學爲詩而先生所以激厲成就之如此是時邑間言詩者我項氏舅几山雁湖二先生及亡友周仲梅慶柁與先生三五人相往來酬和皆有名而尤以先生爲雄長先生亦氣盛自得欲以詩爲之提唱遇人卽喜與言詩有所過從據上座抵掌脫帽觥摘可否酣嬉淋漓爲詩伸昏秉筆數百言立就若未嘗用意而怪

奇瑋麗變態百出予少時嘗喜效先生爲詩卽恨不能及雖諸與先生等比亦皆自以爲不及也後予以拔貢游京師與先生別八年而歸復得見先生猶能論詩如平時然先生年漸衰爲詩亦益少又數年予以通籍翰林歸則先生已有目疾雁湖先生卒仲梅歿於京師几山先生教諭富陽先生獨倜然出入里巷絕口不復言詩矣先生之詩自其少時已爲桐城李海帆方伯及青田端木舍人所賞異而先生自鄉舉一再至京師卽家居不復出故世鮮知之至其晚年雖鄉黨諸文士亦不復能貴先生詩當先生盛時方欲以詩引起後進而其文采議論淵源之所漸被實足以及於一鄉一邑乃自同時數君子外卒未聞有感慕先生之風興起爲學者士

之盡心力爲文辭雖非汲汲於時名至於朋輩之間乃亦無以振暴自見抑獨何耶夫以先生之詩之工而不能自見於一時此如金玉至寶雖棄擲埋沒瓦礫之中其光采必有時而發後世所傳古之文章如揚雄司馬相如可謂顯著矣然當時猶以爲親見其容貌祿位未必能重其書然則先生之詩其將暴見大行於後世之人理或有可恃也獨念平生師友能以文學道藝相啟發誘掖如先生者遂不復得蓋一時氣類之合如此其難而鄉邑之間欲其學業永傳前後輩相爲接引尤非易有至以予之無狀辱先生愛厚而年齒日積人事日紛所學不進所謂可恃必傳於後世者獨先生之詩可見也其惡能無概於心也邪咸豐三年九月

十家語錄摘要序

武進謝君晚季集宋楊龜山真西山至前明劉蕺山來瞿塘
凡十先生集中平正切要之言爲十家語錄摘要而以述所
自得者謂之常惺錄附之於後將刻以示人人介於江都錢
君子奇索序於予予何足以知學顧謝君之意則美矣夫人
日與正人君子居接其容貌聞其議論雖不必其遂爲正人
君子也而放僻邪恣之心或往往而遏矣十餘年來士大夫
洊更喪亂憂患之餘漸見本心而內外鉅公亦有以身心義
理之說爲之倡者於是宋儒之書復爲世所宗尙如十先生
之言其精微廣大非必遂盡於是而其平正切近之言存於
是錄者獨非所謂正人君子之助乎抑余思之十先生者所

遇之常變其行之顯晦不必盡同要其處則有以持其身出則有以施於世凜凜然於是非廉恥出處取予之大節者十先生固無不同也進而質之古之聖賢亦無不同也是則欲學十先生之學又非徒以言而已有所自得如謝君者其必有以知之矣同治六年夏五月杭州紫陽書院

書林亨甫望山詩續後

道光二十七八年予在京師林君太冲自泰順來與予游處甚歡間數日卽一見太冲年逾五十而意氣彌盛好飲酒爲詩歌好讀兵書知劍法旁通天官厯數伎術家言於天下興廢成敗之故尤耿耿不能自已相與論一時之人才無盡當其意者性剛鯁好面折人過事有不可意輒椎床呼叫聲震堂室人或以爲狂也顯皇帝初元東南大擾胡文忠曾文正方戮力王事收攬智謀之士一時攀附立功名如江忠烈羅忠節李忠武兄弟皆自閩巷特起震耀海內其餘亦往往至大官而太冲生山越阻絕之鄉無人爲之延譽居京師數年鬱鬱不得志遂從予弟粵西學政幕府與守桂林城敘

功得蘭溪教官不數年棄去得主郡城中山書院以卒年八十四太沖既卒而所爲望山堂詩盛行於世於是天下但知太沖爲詩人矣去歲予自金陵內召乞假省先墓得暫歸而太沖之子亨父又自泰順來須髮皓白視太沖在京師時加老矣其笑談舉止議論意氣無一不似太沖予見亨父彌思太沖也今年夏初亨父復來予方自求壽藏而亨父得太沖形家之學挈往潘埭山中居數日以所著望山詩續見示其詩之工又似太沖也亨父自少卽好學負奇氣有名庠序間數應鄉試輒不利入貲待次於閩得尉霞浦以勦平會匪功得縣丞以母憂歸遂不復出今年六十有五衰老且病不復有四方之志矣然每與予言今天下外侮方亟國論未定諸

公貴人循常習故不能有所振刷而浮淺躁急之徒鑿空附和助成其勢患且日深而不可爲其計慮深遠論事通達往往與予意合蓋未嘗無志於天下也而蹉跎黯默又將以詩人終矣嗟夫里巷鄙夫碌碌衣食以自足者固無足道也若夫負有用之才具用世之志又當用才之時而不能少假以柄展其蘊抱既不能與世所謂賢豪杰魁角逐競進又不能比於武夫悍卒効一障之用以爲千夫百夫之雄而徒令其陞伏於大山窮谷深曠熟視咨嗟太息以自寫其幽憂之思不平之論至其饑寒困迫忍詬蒙辱蓋無異於里巷之鄙夫也則豈徒享父之不幸有國家天下之責當以人材之用舍爲已戚休者烏得爲無咎哉太冲之詩才逸氣雄浩浩落落

如長江大河而亨父優柔歛抑務爲近情切理之言所謂不同要其指趣之高憂患之深可謂父子一家者也然則亨父之以詩入終於天下爲不幸其自得於已可信於後世者豈遂不足也哉亨父旣爲予得地乃屬爲序論其詩將刊附太冲集後予故爲慷慨書之以發亨父之不能自言又以太冲之卒亨父嘗屬銘墓而未果故并著之庶後之人讀亨父詩則可以畧見太冲之概矣光緒庚辰書於潘埭山中

東甌金石志序

東甌金石志者予友嘉善戴君咸弼之所爲也君草創此藝蓋十年以來比予歸自金陵君時來假所藏書加之考訂而意殊不自足復屬予子詒讓爲之補校詒讓又以所得金石刻及晉宋六朝碑文益之遂成書十有二卷將以附予所編永嘉叢書中蓋君之爲此勤矣昔歐陽子記羊叔子杜元凱之事以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爲無窮之慮又言元凱嘗爲二碑一置峴山之上一沈漢水知陵谷有變遷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然則名固可喜要必求其不可磨滅乃爲能爲無窮之慮也君之此書知古人之自喜其名集而錄之使不

至於磨滅意既善矣使後之攬者皆知自喜其名爲無窮之

慮而務爲不可磨滅則此書之傳非徒存古人之名而已豈
非尤善者歟予與君齊年而予先三年以疾告歸衰老益慵
罕與士友相接今君又來別余去矣每念宋時吾鄉先生林
介夫鄭泰臣徐季澤陳君舉諸君子與同時賢士大夫趙清
獻景仁父子朱履常沈持要之徒相與游從登臨題詠之樂
風流文采邈焉莫追然則古今人眞有不相及者歟是又可
嘆也已光緒八年歲在壬午十一月二十日邵嶼厲廬

歐海軼聞甲集序

同治戊辰之春再至京師頗思蒐採鄉邦軼事史志所未詳者隨時輯錄以補國聞之缺因思自古以來盛衰治亂之機無不因乎學術至於一州一邑其人心之邪正風俗之厚薄人材之衆寡莫不於學術見之然則學術者鄉邦之大事也吾溫李唐以前士大夫以文藝行治著者史曠不書至有宋仁宗時博士周公右丞許公左史給諫二劉公與同志之士十人始自奮於海濱北游太學得列程呂氏之門永嘉之學於是萌芽其後文肅鄭公初仕黃巖請業於隱君子溫節徐先生庭筠溫節實傳安定胡氏之學所謂經義治事者也文肅既歸授之鄉後進於是文節文憲二薛公文節陳公文懿

蔡公文定葉公相繼並起皆守胡氏家法務通經以致之用
所謂經制之學也文節陳公嘗爲瑞安學記曰五經皆有師
非其經師不輒授人弟子亦不輒詣它師受業歲時會於學
少者拜長者平立過市必冠帶飲酒不踰三行一人有過衆
人切磋言之文定爲温州學記曰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
欲者周作於先鄭承於後也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
陳緯其終也蓋二公之論吾鄉之學其本末可見者如此而
其同時相先後如少南陳公竹軒林公忠文王公忠簡張公
忠文徐公亡慮一二十人初未嘗以師授講學自立門戶而
其功業氣節之盛皆卓然無愧於孔孟之徒蓋學術之正其
效見於人心風俗而蔚爲人才者又如此此聖人之經所以

爲有用也其後南豐劉堽起潛本文定論學之指敘列永嘉
諸儒淵源授受之緒以鄭氏爲本師蓋胡氏之學爲有宋一
代人才所由盛鄭氏之學又吾溫人才所由盛也要之皆以
通經爲本今國家功德之隆施澤之厚度越漢唐遠非宋
氏所及獨學術繳繞褊隘似有遜焉咸豐同治以來削平大
盜撫納遠人一時材能之士因事會以就功名遽欲任其私
智以治天下其意以爲古人之法不可復施於今顧反誅於
竒邪怪誕之術趨和風靡舉世騷然未知所屆而言六藝者
乃徒驚於文字之末器數之微以自弊其聰明材力之所能
爲一旦試之於事則所謂是非得失之切於一身者猶未能
決其所從又何以與于天下之事哉故嘗謂今日之務以學

術爲急尤以胡氏爲切要而永嘉之學實於胡氏爲一家言
衣言幸生諸先生後讀其遺書竊有志焉因輯其遺事都爲
一書上起皇祐豪傑之始興也下逮國朝火薪之相接也
而於乾淳諸老言之尤詳庶幾後之學者知當時人心風俗
之美由於學術之正而人才由是出焉然則予之區區爲此
亦豈徒一州一邑之事而已哉光緒丙戌書於城北寓廬

同年朱芷汀學博文集序

歸自金陵之明年友人黃巖王君子莊主講江西會垣同年友朱君舫因子莊抵予書以其曾王父相國文端公集及所注邃懷堂四六與其自著古懽堂文錄見示且命爲文錄序予深感其意急欲作答又以其見託之重欲俟序之成並以寄之而衰病之餘人事冗雜時有乖悟逾三四年未有以報芷汀屢以促子莊子莊亦屢以見督久之仍無以報予深愧芷汀亦深愧子莊也予與芷汀皆爲道光丁酉拔貢戊戌之春皆以朝考至京師得一相見其後皆見擯於有司余留京師芷汀旋南歸遂不復相聞初在京師予與芷汀年皆甫逾冠今皆逾七十矣得芷汀書始稍知其出處蹤跡竊念同科

目且三四十一年相去三千餘里而彼此猶皆無恙猶能以文字相與通問且不鄙其老悖無狀而以平生所學使得商榷其是非以發明其指趣其意爲甚盛而老不自奮至於四五年之久無一字以爲報以稍稱我友之意予於是深負芷汀矣芷汀自言初不知予能爲文偶於它所見予所爲遜學齋集喜其意氣豪宕於一時利弊得失及同時人之邪正賢不肖它人以爲難言或言之而不敢盡者予顧一切盡言無諱蓋其有取於予文者如此予資苦激直處士友間好與人傾盡意有所不可雖權勢貴倨輒面折其非以此往往爲人所憎怨至於爲文亦然嘗深自悔之然至伸紙握筆觸事憤發輒刺刺不能自已此固予之病也而芷汀之有取於予文乃

以此則予於芷汀之文其能已于言乎芷汀生宰相家門第天下甲乙少年穎異負過人之才顧被服儒雅無世俗紈綺之好一爲教官不久卽棄去種學績文老而彌篤其襟度志趣有非流俗所能及者今所見雖寥寥數十篇然其詞通雅其意惻怛未嘗忘深遠之慮而亦不爲沽激之詞然後知予之所爲徒聒人以所不樂聞而竊疑此數十篇者尙未足以盡我芷汀也請并以質子莊光緒丙戌

又書朱芷汀文後

芷汀文僅二十四篇然多悱惻切至之旨於忠孝節義鄉里
利病尤留章焉所謂有心人也而予尤愛其記壯武王公金
祠云當有事之時兵不得不用用兵而得知兵者統之則兵
爲將用民不苦兵譬之藥用良醫狶蒼烏噪皆可以濟天死
否則將以多兵爲請兵多則餉多餉多而徵納提解之騷擾
已不可言矣設有不繼鼓噪之患可勝言哉又或一經敗潰
輒行調募夫客兵與新募之兵多益爲累此果不待智者而
知之也且勦功未著卽議招撫夫賚從散之可也撫之亦可
也梟逆豈可散而撫者哉戰勝而撫則降者可爲我用我弱
而借撫者以爲重則我爲彼用而兵皆賊矣此三禍者未始

非用兵而不知兵者詒之也壯武兵不滿三千無坐銷轉輸之害又皆精銳有警則爭先恐後以行營攻勦爲奇暇則按視輿圖指畫險阻訓練握機無肆行淫靡之毒故賊畏之如虎有王老虎之稱使用兵者盡如壯武知兵又何槩之不可除者嗟夫芷汀書生也而其所見顧及此耶予觀前史自北宋之季以訖元明其亡天下也皆出於和與撫蒙古起自北方本無立國遠慮至順帝而威柄去矣明自神熹兩朝閭閻肆毒得罪士大夫遼餉礦稅得罪百姓至流賊之熾糜爛幾半天下其勢皆已不可爲其苟且而出於撫不足責也獨惜宋氏以太祖之神武開創真仁之涵養休息立國百四五十一年矣人心戴宋雖至建炎播越之際猶未忘也徽欽以闇主

劫於庸相又爲女真虛聲所脅不敢任用李綱一日以留劄
王之師至於身入敵營以乞憐於方強極狡之寇及覺其詐
而父子宗族皆爲俘矣高宗目覩父兄之禍不知變計雖有
韓岳之將而不能用適會敵之馱兵幸得無事而小朝廷萬
世之恥不可雪矣嗟乎獵者之遇猛虎投弓棄刃長跪涕泣
而求其不噬此豈可得也哉天命未改人心猶固而宋之君
臣不能自奮徒恃口舌縉幣以幸敵人之見憐卒之三宮虜
辱半壁苟存與元明之亡國無稍異蓋遇猛虎而泣涕之類
也後之人所宜深以爲戒也既錄其文因特論之九月十日
又記

書王定甫集後

亡友王定甫通政龍壁山房文集十一卷予爲皖臬時其族子某將赴甘涼道任攜以來屬爲之序云欲刻而傳之此集遂留予所甘涼旣去絕不復相聞而予擢藩楚北又移江寧又二年以太僕卿內召因病乞退而甘涼終無一紙之問定甫雖我浙山陰人而自其大父幕游粵西占籍柳州之焉平去浙幾萬里予所居瑞安在閩浙之交尤爲僻阻非四方賓客道涂所出欲反其書無繇也歲癸未次兒詒讓應試禮部介訪求粵西士人知定甫者不可得予序旣久未成深以此書墜失爲懼今春詒讓又至京師乃知其詰嗣安中濬中皆本科拔貢亦在京師而近來廣南人往來京師率航海由滬

上以抵天津上海官輪船月常三至吾溫往反才五日而予弟適在上海主龍門書院此書可以歸之王氏矣初予與定甫皆道光丁酉選貢是年定甫卽與鄉舉次年戊戌予與仲弟皆應試至都卽識定甫於其座主史侍御所定甫尙少予一歲然已有志於古文辭矣又三年辛丑定甫與予弟同第進士予弟得館選而定甫主事戶部當是時上元梅郎中伯言先生以古文稱都下而壽陽祁文端公爲宰相湘鄉曾文正公爲翰林學士其學尤博奧亦喜爲古文定甫皆師友之同時代州馮刑部志沂魯川會稽余戶部坤一小坡仁和邵人懿辰位西與其鄉人臨桂朱侍御琦伯韓龍修撰啟瑞南彭孝廉昱堯子穆皆在京師以古文互相切磋定

甫文日有名而予尙治舉子業未能與追逐定甫少孤依其姊適劉氏者以立旣官京師久劉氏姊寡且老矣以道遠不能來定甫思之甚卽假歸省之歸而得異疾卧家中數年幾不可療矣又數年疾良已乃復就官京師而廣西賊大起朝廷出大臣經畧之定甫方直樞廷遂辟以從又逾年大臣以無功召還定甫亦罷歸京師時咸豐三年也於是文端老矣文正以待郎出治兵湘楚伯言先生亦老病乞歸羈泊淮浦位西不說於大臣擠之河上尋以微罪罷去翰臣伯韓小坡魯川皆出爲外官同時師友四散而予方在翰林與平湖張編修金鏞海門閩林工部壽圖穎叔皆比定甫居而金陵賊已分道北軼由豫入晉出井陘抵天津去京師才百餘里

京師官有潛逃者而予四人日相從飲酒取醉醉卽爲詩歌以寓其無慘不平之感往往見鐙而集晨鍾鳴乃散今所傳晨鐙集是也當是時海門穎叔喜爲詩而予與定甫兼治古文有所作必出以相眎有所可否必互相抨擊彼此皆自得也然定甫每爲予言求如往時伯言先生之爲師位西翰臣諸君子之爲友不可得矣輒相與咨嗟太息又數年余由書房出守安慶而海門視學湖南未歸獨與定甫穎叔聯騎游西山信宿碧雲寺賦詩以歸而文端彌惜予行屢召予飲慈仁寺古松下每集必有定甫穎叔蓋自是與定甫別矣予既到官數月不樂棄而歸而吾浙已被賊南北道梗絕不得定甫音問同治五年予依馬端敏公於杭州一日定甫忽自京

師來相見驚喜則定甫已官通政權憲副以劾一小人在官
遂勾歸將往越省其先世墓也定甫既別予去予旋以端敏
薦起爲監司江寧又從曾文正公數年猶不知定甫所在及
至皖得定甫書但自言僑居桂林繼嗣已立晚生一子名阿
鵬而已及甘涼之來則聞定甫卒矣定甫久爲樞掾與天下
士大夫交周知一時事變及東南大亂自其鄉里起又身在
軍中所見疆臣將帥忠奸賢不肖用兵得失利鈍與夫一時
建功立名仗節死義之士其事可喜可愕往往見於文中異
日必爲史家所取則定甫之集其不可以無傳也今幸有子
繼起定甫之志將大信於後世不獨文字之有所託而已尤
可喜者因粗述其生平出處大概與我二人游從蹤跡以識

今昔之感并其書以歸之至其爲文雖謹守歸方氏家法而雄直有氣能自達其所欲言讀定甫文者自能得之無俟予言也光緒丙戌書於邵嶼寓廬

重刻本草綱目序

世傳靈樞素問爲黃帝岐伯相與問答之書而神農氏嘗百草別性味以療民疾苦爲本草其詳不可得知要之皆有聖人之微言非後世所能僞爲也古之帝王生有神靈之德其治天下之具自政刑禮樂文章制度之外至於民之疾痛癩癢亦必引爲一身体戚而其盡物性以盡人性必至此而後備也神農本經所列金石草木之可以爲藥者爲上中下三品三百六十五種至陶隱居增爲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唐宋以來代有增益明李氏時珍博綜諸家著爲綱目蓋綦備矣而近人錢唐趙氏學敏又爲之拾遺以補李氏之所未備然以予所見深山窮谷里嫗巷謠俗相傳有極其鬼瑣而

甦起沈痼乃與參朮同功者然則天之生物以利民用殆非
書之所能盡也戚友合肥張君又堂旣刻善化鮑氏驗方新
編今年夏復刻李氏綱目趙氏拾遺二書將訖功屬予序發
其意又堂始壯歲時提偏師鏖戰海上當其兩陣相接殺人
如麻未嘗毫髮以動其心及其功成而退幅巾墊服徜徉里
閭則若惟恐人之不遂其生者廣求活人之書刻而傳之其
用心不亦善哉且夫天之愛人至矣陰陽寒暑之偏喜怒哀
樂之感不能使民之無生疾而常恃有物以治之蓋有一疾
卽有一藥也有一疾卽有一藥則必得是藥乃可治是疾也
今之爲技術者知幾重糈而已其於神農黃帝之書未必能
盡讀也讀之未必能盡通也金石草本之類陳於前而莫能

舉其名況其味與性乎況其於疾之當與否乎則其殺人也與白刃何以異天下之大猶之一人之身也大變則大材生焉小變則小材生焉其變百出而不窮其材固百用而不竭也草木金石之於治疾未嘗見其有時而不給也治之以其私餌之以其所熹以巫爲醫惟鬼之所豕荅桔梗紛來乘時而三年之艾或終身無以致之嘻其爲操術也危矣又堂雖不與其事其能無惄然爲之思乎

記永嘉佚書

宋時吾鄉前輩皆能讀書喜著述年久率多亡佚其幸而存者僅有秘府著錄人間絕少傳本鄉人士往往不得見之頃於滬上購得日本經籍訪古誌八冊其國人澁江全善道純森立之立夫二人所輯也六合徐君承祖奉使在彼得之卽用其國活字板擺印以來予偶繙閱集部所收僅有王忠文公百家蘇詩注一種而醫部所列則有王執中叔權鍼灸資生經七卷施發政卿察病指南三卷續易簡方論六卷盧祖常砥鏡老人續易簡方後集五卷王暉養中易簡方脈論一卷而盧書爲宋槧本餘皆舊抄影宋本也予家插架僅有叔權書一種而施盧王三家所著不但郡志經籍失載卽其

姓名字號亦不復可識矣豈非可惜也哉幸當海內同文使
節所通極於天地之際乃得於殊方紀載考見三人大畧所
謂禮失而求諸堊而前人著述之傳實有數存乎其間固有
湮鬱至數百年而忽顯於一日者古人以爲託於文字可以
無窮豈虛語哉此四家書彼中皆有傳本而徐君爲予友彝
舟太守詰嗣今將指在彼或尙可物色致之以補家藏之缺
也時光緒十一年七夕後二日邵嶼寓廬

書表弟項君璣癸辛詞後

先王母城南項氏先考元配又先王母姪也故項氏於衣言
爲舅家先世故饒於貲而藏書甚富舅氏三人皆好學能文
詞伯舅雁湖先生早歲棄科舉獨喜爲詩所著詩曰且甌集
新穎精到超出流俗今郡邑人皆傳誦之叔舅茗垞先生亦
不涉場屋所著詩曰耕讀亭集格韻亞於且甌季舅凡山先
生舉道光壬午鄉試十上春官不第尤嗜學治古文詞兼通
歷算方術家言上元梅郎中曾亮仁和邵舍人懿辰巴陵吳
學博敏樹以古文名皆與季舅善而獨無成書衣言嘗蒐其
遺文寥寥十數篇然皆雅潔有家法諸舅氏家居皆深居自
愛不輕與邑人士接雖衣言亦不能時見獨季舅以屢應試

至京師得親炙其議論風采醕篤君子也間嘗問諸弟輩孰
爲好學季舅默然久之旣而歎曰從子芝石者頗善爲倚聲
旣而復曰詞雖小道然果能精之未嘗不佳蓋以我郡人皆
不善爲詞也衣言常心識之今年春初表姪芳椿持一小帙
來以見示屬予爲序則芝石所作癸辛詞也已授梓矣予在
京師時年二十三亦嘗學爲詞以示友人四明姚燹梅伯
梅伯笑曰子木心石腸何必學爲此徒妨它業耳予自是絕
不敢爲詞忽忽四十年矣然每讀蘇子瞻張子湖陳同甫諸
家之作豪情逸興相去千餘年而其傲睨一世之概猶在目
前竊謂詞固未可輕且亦何必定作兒女子語耶因是復爲
小詞數闕傳示友好以爲娛戲然終以用心不耐曲折不數

月復棄去矣今觀芝石所作沈著痛快亦非瑣瑣步趨秦卿者至其取材富贍修詞藻雅則沾溉於諸父之教有自來也
因謂芳蒨曰吾永嘉自盧蒲江趙西里後此調寂寞五百年矣乃今復見此作若輩年少才華方盛奈何不自努力遂稍爲校訂書數語以還之光緒丙戌八月

遜學齋文續鈔卷二

瑞安孫衣言劬聞

序跋

書吳積中妻許氏壙誌後

光緒八年九月邑人於城東隆山之麓掘得石記其文曰宋居士吳積中妻許氏温州瑞安人父球贈太子少師妣何氏永嘉郡夫人嘉祐壬寅三月丁巳生宣和甲辰十月丁巳卒以建炎己酉九月癸酉葬邑之白巖山男四人轅輯軹輶並業儒轅游學陝西先夫人卒女三人各適進士長■懿次黃庭儀季周時紱男孫三人女孫一人皆幼共一百八字爲十行行十字首尾完善惟懿上缺一字書法端秀而不著撰

及書者姓名蓋吳氏墓中物也按瑞安縣志白巖山卽隆山
其葬處今不可辨而東門外居民尙多吳姓明時有名祚者
以進士官至通判見縣志文苑殆其後人歟積中及子四人
郡邑志均無可攷所謂壻三人者亦不見於進士題名蓋舉
而未第當時通謂之進士唐宋人爲墓文往往有之惟其父
球贈官至太子少師而郡邑志皆佚不載則紀載之疎也宋
法人臣官至執政其曾祖祖父初贈得至東宮三少母皆贈
郡太夫人官見職官志十條內攷宋史許景衡本傳建炎初元以
給事中召至卽除御史中丞遷尙書右丞明年以資政殿大
學士提舉洞霄宮罷政而卒於建炎二年尙書左右丞在宋
初爲參知政事至建炎三年廢左右丞復置參知政事忠簡

之爲執政正當建炎初元吳氏葬在建炎三年則球蓋忠簡父名其贈官卽忠簡初除右丞所得恩數也又攷橫塘集有沈耕道妻墓誌言其子爲郡學生將謀婦氏曰吳氏女許出也有賢行其伯仲皆儒者又言將葬來請曰吾辱子游而吾妻習聞子賢請婚甥室旣得所願則耕道子當卽名懿其婦當卽積中女所謂許出而太子少師球與永嘉郡夫人何其爲忠簡父母無疑也宋史傳及郡邑志不言忠簡家世而許氏家譜言忠簡曾祖名贊祖名溥父名侃又載元至正時忠簡七世孫良穎所撰橫塘履歷言忠簡歷官始末極詳亦言母何氏永嘉郡夫人有女兒適吳氏而亦不載其父諱蓋在元時亦不能詳矣宋人謹於避諱凡授官犯家諱則爲之改

授所爲文字遇人主諱雖嫌名亦空不書侃爲眞宗藩邸舊
名揚大雅傳言大雅本名侃以避眞宗諱改今名忠簡父生
徽宗朝必無以侃爲名之理或初名侃後改名球而譜未之
詳歟忠簡有弟字少雄有孫曰世隆有姪曰邦彥邦直皆見
橫塘集中今其家譜乃反無之則私家紀載詳畧皆不足辨
而忠簡之父獨賴片石偶出得以考見其名然則昔人所謂
立碑峴山沈碑漢水者誠爲無窮之慮也哉是年十二月記
於城北寓廬

平陽湯大令駢文書後

史闕補中平陽有賢令汪季良子駟嘗會縣之賦輸自兩稅而下色第目別銖合必實使民不求吏而官無失賦爲書二十五篇又外篇五命曰平陽會我鄉先生水心葉公爲之序以謂子駟之爲平陽守法而便民旣去而民思之而思之尤切者此書也當其時民尤困於酒榷坊場敗闕而停閉者二十有一而州趣督其課如故子駟爲請於提鹽使者以所籍造僞會子抵罪者田及他廢寺田租抵敗闕酒課民尤以爲德葉公又爲文以述其事所謂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也予嘗嘆宋時士大夫往往好學而能文蓋其時第進士者初官皆爲令錄簿尉其由考第薦舉而改京官非厯知縣則不得

爲臺察員郎故作邑者多文章之士如子駟者能爲書以利一邑之民而其代輸酒課則且以一言解百年之患豈不學而能之乎萬載湯侯紹卿在平陽以方嚴自立里巷之暴桀上官之頤氣一不以撓我法而汲汲以愛民養士爲務平陽之民深感而交美之去年嘗以所爲公牘文字見示予旣爲之辭矣復寄示駟文數十首則其未仕時所爲也雖間涉游戲及鄉曲酬應之作非紹卿所甚注意然竊歎其好學而喜綴文有類於宋之士大夫而其惠利之實及於民又何異於子駟之所爲乎子駟玉山人端明學士文定公之孫今紹卿亦豫章望族可謂無愧於其鄉先生獨愧予之衰老惰廢不能復爲水心語也抑予聞紹卿又喜爲詩或以爲似陸務觀

務觀蓋亦終身仕宦而無一日廢學者也紹卿何惜爲予盡
出之乎輒書數語以諗之光緒丁亥三月二十日書於城北
寓廬

又書湯大令文卷後

葉文定公云予居水心村落農蓺圃笠共談笑鯁畝間士人來多言場屋利害破題工拙而已周子實數過予必示以先輩舊聞每得一二耳目蘇醒嗟夫使士人來過惟知場屋利害破題工拙則固不如農蓺圃笠之談笑有味也予以衰老退歸固未敢多見士大夫然以文字相接亦未嘗拒自庚辰至今七八年矣郡邑諸大夫博士及里巷後生能以場屋利害相商擢者亦未見其多也況如子實者乎今年平陽令君湯侯紹卿數以所論著見示茲又見其駢文數十篇鏗錡乎五音相宣也燦爛乎五色彰施也殆水心所謂蘇醒耳目者乎紹卿方勤其官政成多暇所作必旦日盛予固願時時見

之也四月日又書

書合肥張夫人傳後

夫人門戶之盛在今日天下當爲第一而其承事父母舅姑有寒素女子所不能爲者當其流離轉徙之際默相其夫以儉德避難權智有過人者而所以督勅諸子不使一日廢學又何思之深也及觀楚寶追述母德則惟隱其母之不能久待與已之無所樹立以爲大懼哀痛篤至使爲人子者戚戚然有動于中而言之曲折詳盡則歸熙甫效班孟堅之所爲文也何其賢耶信乎非是母不能有是子夫人可無憾矣昔夫子爲弟子言孝自公卿大夫以至士庶人事各不同大指要于誠身而已故公忠亮直爲國家深謀遠慮使功名垂於後世寵美歸于父母此一義也側居隱約砥礪名節置其身

于無過以無辱其父母此又一義也斯二義者一顯一晦天之所爲人不能強而其所以無憾於親我未見其或有異也楚寶與予別十年而趣向之端文辭之美至于如此非予所及非獨自得於學蓋亦明師益友沾染潤澤使然今又以進士貢於其鄉方自奮于功名則予所謂顯晦不可強者夫人且兼得之信乎其無憾矣楚寶勉之而已光緒戊子冬月

書小默僧詩卷

小默居城西天王寺飲酒食肉喜與士人遊知醫問爲蘭竹
草書皆清矯拔俗予鄉居時往往來城中常見之然未嘗知
其能爲詩也予友周慶相仲梅好爲詩與小默善嘗以所與
小默唱和詩見示屢爲予言小默願予性懶未嘗一至小默
所居仲梅旣得鄉薦以應禮部試留京師不幸遽卒而予役
役仕宦南北奔走忽忽三十餘年比自金陵解組歸則小默
死亦十餘年矣頽齡暮景求一二談藝之士方外之交相與
尋討山水以自適於事物之外輒不可得然後嘆仲梅之與
小默游良有以也今年春王氏表姪持一卷詩來曰此小默
遺稿幸俾以一言其徒將錢之版取視之則與仲梅唱和諸

詩皆在仲梅以不得壽無以極其所至小默亦嗜好雜不能專壹致力於詩如宋時九僧之流然今日僧俗中意趣如二人者蓋亦罕矣爲之拊卷歎息戊子九月

彭岱霖詩序

予雅慕宋時多仕宦世家往往能以文章宦業相承接至數
十百年弗替而國與民亦蒙其利吾郡圖課所記如劉龜從
伯協之在瑞安修建學校民不知費汪季良子駟之在平陽
用間田租代納坊場錢至今兩邑之人猶能言之伯協公非
先生歟孫子駟文定公應辰從子也蓋由宋世任子法寬京
官五品以上卽得延其世賞其子弟類皆陶染父兄之教熟
知祖宗故事故能本其家學施爲世用雖南渡後國力窘迫
版曹漕司趣辦苛細而親民之吏猶以寬大益下爲深遠之
慮如劉汪二公之事史不絕書視漢唐世胄相去遠矣予始
以翰林直上書房長洲彭文敬公方在政府每於殿廬瞻仰

風範殆類魏晉間人時公子芍亭中丞猶在曹部與予同史局間得往復議論見其沈密詳整勤事特甚真能世其家者也予藩江甯芍亭由京兆尹出藩江西辱顧余於瞻園與之飲酒而別不數年遂擢鄂撫又數年予以九卿內召因老病旬間家居而公季子岱霖太守來綜吾溫商征秩垂滿輒以課最爲上官所留每念平生紀羣之遊常欲一見而衰朽不能復出殊惘惘也一日太守先之以書寄示所著玉屏山館詩集命爲之序猶憶在內廷時蒙文敬公賜讀松風閣集予賦詩答謝有上相鉤陳依日月詞人華屋接神仙之句公頗以爲善今讀玉屏詩雍容都雅與松風韻調無異而集首中丞一序論詩之旨尤切于以見其父子兄弟自相師友淵

源甚盛非里巷寒生寒淺褊隘者所能望也吳中故多宦族
先師文恭潘公文端翁公皆以名德碩學爲國元臣後賢踵
興至今猶繫天下之重彭氏望於長洲垂二百年自一庵南
昀芝庭諸公仍世甲科顯官世德積厚 文毅公以進士起
家由樞屬洊歷卿貳遂正揆席中丞宣力封圻外庸繼著今
太守又當 天子分憂之任就官浙河可以想見故家之澤
世臣喬木之庇旣遠且大要之皆以儒術爲本吾 國家
仁爲法守康熙乾隆兩朝民物殷阜而普免民賦之舉皆至
四五湛恩洋溢浹於異類萬年丕圖實基諸此今雖軍事就
平警備未已不能無取於民而節用愛人自強根本太守方
爲國伊呂同其戚休其用心必有如宋諸君子者則予所歎

慕又豈獨文詞之美也哉光緒戊子四月

書王德膚易簡方論後

近日海外諸國以高麗流求日本越南爲能通文教而日本尤崇尚儒業多漢以來古書去年夏得其國人澁全善森立之所纂經籍訪古志皆宋元間善本所列吾鄉遺書獨有忠文王公所注坡詩而醫書乃有王執中鍼灸資生經王碩易簡方論施發察病指南論續易簡方論盧祖常續易簡方論集王暉續易簡方脈論凡六種碩書去冬得之滬上初未知爲鄉先生作及考陳氏書錄解題言易簡方一卷永嘉王碩德膚撰增損方三十首吹咀藥三十品市肆常貨圓子藥十種以爲倉卒應用之備其書盛行於世乃知碩固吾鄉宋時名醫此本爲其國寬文元年望三英重刊訪古志所謂巾箱

本也陳氏錄稱一卷訪古志則云三卷蓋其書分三類每類各有標目而繫方論於後志遂析爲三卷實則碩書本無卷數也此本首列三英重刊序次碩自序三英序不詳碩爵里自序言大丞相葛公歸休里第命以常所驗治方抄其大概以備緩急攷宋史葛邲以紹熙三年爲右丞相次年卽罷政則知是書成於光寧之間又序末繫銜自稱承節郎新差監臨安府富陽縣酒稅則知碩以武臣初官充監當差遣其大畧可攷如此郡志經籍僅據陳氏錄載資生經及碩此書而諸家書目皆無著錄至 欽定四庫全書目錄亦但有資生經而已然則此書之在中國失傳久矣碩雖不由科第他無所表見此書亦第其平時經驗諸方未爲詳備而流傳遠

至海外當時施王盧三家之作似皆以鄉里術業相同相與
祖述賡續而推廣之陳氏所謂盛行於世殆非虛語然非今
日中外同文之盛亦安從復見其書哉此誠可喜也已今日
本方以文字通於中華使節往來時或得其秘笈彼三家者
猶當一一致之以備德膚一家之學云光緒戊子遜學更記
於邵興厲廬

跋任太常道遜梅花橫幀

吾鄉宋元時諸前輩多善畫者而遺跡可見絕少同治癸酉以皖臬入朝至維揚方子箴都轉示以王孤雲雨景一巨幅筆墨奇肆意頗欲得之以都轉珍秘甚未敢言也歸田後購得明太常卿任公克誠山水四幅每幅皆有自題詩句而紙頗蠹損因重裝藏之其後又有攜太常所畫八一圖及自書八一道人傳八一自娛說十數幅來求售以索價不契竟持去今不知入誰手矣太常名道遜居邑西峴山下宣宗時以神童薦景泰時官至太常卿致仕卒年八十餘矣生平工書善畫而有超然榮觀之趣其墨梅得法於孫太守從吉太守名隆以歲貢官徽州知府尤工畫梅當時謂之孫梅花太守

雪江邑仙降人今其以畫法授其女亦有孫梅花之號卽太
鄉里猶稱梅花太守常夫人也此幅爲嶼頭林氏物林氏以敏齋觀察久宦中外
家藏圖籍及鄉先生字畫頗富經亂散失而此與何丹邱白
山水姜太僕立綱草書幸皆無恙觀察從曾孫蕤孫子孫女
婿也出此求爲題識昔文靖虞公題畫松云摩挲寶墨慰衰
朽鬢髮飄蕭數開卷子老矣所見元明以來名迹自孤雲處
士外惟太常數種而已每念前輩風流輒爲低徊不置云光
緒戊子九月遜學老人

書韓湘巖觀察行楷卷後

此青田韓觀察湘巖先生錫祚贈石門僧寶殊序行楷書四
紙宗人某攜以示予曰將勒之石門巖石上願有述也予嘗
見山陰宗侍御稷辰序先生滑稽集曰郁離子後青田有第
二異人曰湘巖子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所爲書也予謂青
田蕞爾小邑近數十年如湘巖先生及端木舍人國瑚天才
之奇志節之峻學問文章之奧衍真可與誠意伯代興所異
者遭遇偶不及耳而名都大郡或壤地千里曠數十年不一
見豪傑之士何耶蓋其山水幽邃絕異人境地氣固結蟠互
往往不得輕泄偶一鍾之於人則必奇特絕出一世非若平
原曠埜長川大河風氣瀟漫四出人之得之者多故反不能

爲獨異也公名錫祚字介屏乾隆年舉人歷官縣令郡
守至分巡蘇松太道而卒此其守安慶時作也滑稽之文恢
詭奇肆不可方物其意中豈復有宋元以來諸文章家格律
而此書乃婉媚娟好似極意效趙王孫者太史公謂留侯狀
貌乃類婦人好女吁此其所以爲異人耶

書秦澹如詩文集後

予與澹如文字之交幾四十年同治丁卯主講紫陽書院再相見於杭州求觀其平生著述則云自常州之陷與家藏圖籍皆爲劫灰矣相與絕歎今春喆嗣乙青司馬以所輯虹橋老屋賸稿六冊見寄屬爲之序蓋皆仕浙後作而其全稿竟不可復得矣冲夷藻雅胸中洒然二十年簿書粟六而意趣無異京居招提時可謂學道養氣而有得者矣石泉尙書極推海防策應越南二文以爲持論精確非苟立異再三讀之良然然此理亦甚明白易曉而稍有權位者其說乃卽大繆不然此何故耶海舟之說不知其自始在金陵時一同官頗張皇其說予欲折其萌輒嬉笑答之且舉鄉先生葉文定公

薛德老墓誌中語以謂永嘉先生不隨人爲議論如此乃其
最後一章鐵舟外更無一語及國事者是終不一覆古人書
也閩洋之變兵輪避匿橫海將軍山行乘櫓而草澤英雄爲
我抗敵嘗戲爲二詩寄同年俞蔭甫學使曰左角蠻攻觸南
柯檀伐槐亦鄉先生浪語句豈徒資笑粲亦足慰衰頽湯祝天無怒
佗驕地有才却看堂阜稅還爲郅支哀萬里都盧伎千金泚
澣方鄙生惟鑿空垂死尙騰章漢虜終當隙孫吳止用長老
夫息壤在它日一思量今讀澹如文爲我一吐滯悶然無怪
我二人爲世所棄也今日大勢所趨其事且有不止於此而
其患殆有更急於此者又將何以爲之耶集中詩在本朝諸
家不媿新城秀水文則鄉先正言何初月之流也當速刻以

傳不必更加刪汰其往還京師時所爲大抵友好投贈必尙有可蒐采是所望於賢子孫也光緒丁亥九月

周仲梅詩序

予年幾及冠始與仲弟渠田求師邑間從鄉貢秋查曹先生問詩法先生頗喜予兄弟能爲詩而亟稱周君慶枏仲梅於是始與仲梅游仲梅長予數歲予以兄事之時予三人皆甫爲縣學生治舉業不能肆力於詩仲梅獨好古學涉獵經史百家每以詩示予往往予兄弟不能道也後數年予弟與鄉薦予亦中選貢皆至京師應試予復問詩法於鴻臚卿宜黃黃先生樹齋先生教予讀漢魏人詩及郭氏樂府至唐人而止勿涉宋元以後則意趣自高氣韻自古予于是始專爲古詩盡屏近時人之作意自喜甚詒書仲梅述黃先生之言勸以學古而仲梅不以爲然以爲詩有雅俗無古今譬如今之

洋鐘洋表豈得以古之所無而謂之無用其言甚辨予無以難之然意終不以爲然也旣而予中北闈試仲梅亦領浙解會於京師仲梅持論如故予意頗怏怏而仲梅素羸善病作詩不能多未久竟歿於京師年未四十也予爲詩旣久頗意漢魏作者誠有得於比興之旨溫柔敦厚之教去三百篇爲近而患其取之太隘出之太簡不能極文章之變稍泛濫於韓蘇諸家及元明以來作者則益覺詩之精微變化至杜韓而徑涂大開至宋人而奧交盡闢其蓄蘊甚閎其施用甚博後人之精力有非前人所能囿者故予自四十以後詩乃多近蘇黃雖其根柢未嘗與漢魏異而狀貌之類者鮮矣追思仲梅之言益歎仲梅當學詩之始所見之通已如此充其所

至其又烏可量耶而惜乎其無年也予仕宦既久倦而歸仲梅之孫伯龍仲龍頗來問學間出其先集見示曰毋自歎室稿仲梅詩也曰三徑草堂稿其考秋漁翁詩也曰校秘樓稿其弟慶樞詩也請予爲之序且請刪存其可者予謂之曰詩之佳惡非一人所能定也士方溺于場屋之學幾不知有所謂古人之書古人之文而周氏父子兄弟獨自振拔從事五字七字之間此難能而可貴者也先人手澤方患其少而又可去乎什襲藏之以示子孫無以刪爲也顧予又有爲伯龍兄弟勉者當宋之時諫議大夫曾公致堯以高才博學著書百八十卷而以直言見擯世亦不能尊尙其書至其孫輩子固文行高一世始類而次之自爲之序又請歐陽公銘其墓

至今致堯之書一字不傳而人猶知其有此書者以其孫之序與歐陽公之銘也然則能文章者子孫必如子固而後可以傳爲人子孫者文行必如子固而後可以傳其先人也伯龍兄弟其惡可忽諸光緒戊子十一月城北寓廬

李忠武公遺集序

咸豐元二粵寇棄巢穴北軼躡楚撈吳遂窟金陵湘鄉曾正公以大儒治兵鄉里一時所拔用多庠校端行之士相與勦力馳驅後先十年卒除大憝東南萬里復登衽席而湘軍戰功常爲天下第一湘鄉非壯縣將才之多甲海內蓋漢唐中興時所未見也巡撫銜浙江布政使忠武李公與其弟勇毅公與文正同里閭皆以名諸生異軍特起卒從文正轉戰大江南北忠武殉節於廬州之三河鎮而勇毅積官至安徽巡撫忠武歿後十有七年公子健齋觀察以道員需次我浙又十有七年來治甌括兵備蒐取公軍中文字及所奉上諭制誥與國史列傳都爲一書爲褒節錄一卷書牘二卷

奏疏一卷刻之以示後世屬衣言敘發其大指衣言竊謂忠

武大節

顯皇帝詔旨備矣文正公疏陳事實詳列公

御將行軍方畧並及爲人識度志趣千載而下如見公之聲

音笑貌今

國史卽據文正疏立傳則公固不待書而傳也

特書當與公俱傳耳衣言幸從文正公游得以時接湘中人

士喜其朴誠勁直無軟媚夸毘之習憲官皖鄂往往與其賢

豪長者聯事大抵志在爲

國爲民不以便文自營而文正

公亦屢爲言湘鄉風氣篤厚士多敦尚志節不逐逐聲利以

是知將才固自有本自文正公薨於位元從宿將相繼淪喪

至衡陽彭大司馬之亡而東閣奇士存者寥寥矣今天下幸

無事而意外之慮常有未能釋然者將才殆未可忽湘鄉風

氣固當無異於昔而世臣喬木與國家休戚相關然則此書之傳又豈徒一家文獻而已哉光緒辛卯七月

楮溪吳氏族譜序

太史公爲史氏記篇次先後離合皆有深意非苟然者
春秋諸侯世家獨取僻陋在夷之吳居首雖有大勳勞懿親
如師尙父周公康叔未能先之豈徒以泰伯仲雍爲周之尊
屬蓋以讓國之節聲教可及百世也當是時天子雄才大畧
而急急於功利將軍衛青李廣利以兵鬪四夷公孫丞相桑
大夫爲均輸平準籠天下之貨賄紛紛然競於爭矣太史公
深憂世變故其爲書多諷刺武帝而慨慕文景之節儉至論
六家要指則後儒術而尊黃老亦謂其廉靜寡欲趣于矯揉
時變不爲定論故以泰伯居世家之首取其讓國以立教亦
良史之微意也泰伯仲雍旣以天下讓遂世其家於吳子孫

相繼七百餘年與周同長久至春秋時賢公子札猶以不肯
君有吳國爲聖人所貴號曰延州來季子及闔廬弑君篡位
戰越而死至子夫差遂爲勾踐所滅爭之與讓廢興成敗之
故不甚可畏也哉夫差旣滅泰伯子孫因以國爲氏稱吳氏
至今二千餘年吳氏散處大江東南大抵祖泰伯而望延陵
猶讓國之餘澤也我郡吳氏皆祖唐季諫議大夫哇諫議始
居安固庫村蓋亦杭徙楮溪又庫村徙也今里俗謂之李與
吳氏尤盛予友吳君一勤楮溪之秀也由上舍生立軍功得
從令自維齒尊老不可復縣仕宦退居楮溪以敦宗收族爲
事因舊譜重加修輯爲吳氏族譜間以示予屬爲之序予謂
家與國一理也莫善于讓莫不善於爭禮讓行則孝弟之心

生矣爭競繁則父子兄弟之恩薄矣我甌岐海雄郡山溪篁
竹之間聚族而居者雞犬相聞或高曾而弗角或黃髮而昆
仍老少長幼雜然相處秩然不相陵也獨至錐刀計較則勃
谿詬誶惡聲聞甚或相尋獄訟視骨肉如仇讎噫此豈合族
久長之道哉吳君方有志於敦睦宗姓而讓者吳氏之祖訓
也又何待於煩言楮溪譜畱予所逾年予老疾目眊疏久無
以報適與學者講太史公書因申其意以還之固不獨爲吳
氏言也光緒辛卯十月